

作家谈创作丛书

ZUOJIATANCHUANGZUO  
CONGSHU

# 寻她千百度

韦丘 著

WV



I052  
88  
乙

12363/23

# XUN TA QIAN BAE DU

寻她千百度

韦丘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南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寻她千百度

韦丘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5万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10-00289-8/1·137 定价：2.15元

# 得失寸心知

——《寻她千百度》序

洪三泰

诗人深知写诗甘苦，自得诗艺奥秘，其诗论常有特殊韵味。

《寻她千百度》这本诗论集，出自著名诗人韦丘之手。细加品味，感到坦诚、亲切、中肯。这些经验和由衷之言，是韦丘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结晶。无论是读诗、品诗、议诗、写诗，他都能做到有感而发，独抒己见，不囿于传统的见解。他的诗论和他的诗一样，诚挚、率真。其理性的阐述多注入“我”的主体意识和“我”的情感。这是难能可贵的。

清末刘熙载的《诗概》直截了当地指出“诗品出于人品”。我以为韦丘很重视人品在诗论中的真实再现。在论述他人的创作的时候，他不傍人篱壁，更不察言观色，“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艺概》前言）。而是直言得失，切中要害。被评介者很快就知道得了什么，失于

何处。读《关于诗的通信》和《学诗札记》这两辑文字时，人们可以觉察韦丘在“品”别人的诗的同时，也被人“品”出他的人品来。笔者属晚辈，常得他的指点。早在1980年，他在《绿，春风的足迹》一文中就指出我诗的得失，使我认识我更应注重思索人生、社会，对主题作提炼、升华。两年以后，他在《致三泰（之一）》中，对我的诗作“跟踪”述评，发现我略有所得，能“从历史的真实中概括、升华，又以更高的形象（意象）还给读者。”又过两年，他在《致三泰（之二）》中在充分肯定了我的诗集《孔雀泉》的同时，指出我在探索特区人的心灵方面的不足。这种热情的“跟踪”探微，足见他的诚心。那些直言常缭绕耳际，使我得益匪浅。我相信，被韦丘评介的诗人亦会有这种体会。韦丘对于“捧杀”和“骂杀”，都很鄙视，总是从实际出发，既充分肯定晚辈诗艺之长，也指出其短之所在。褒贬之言，自然爽直，无门户之见，亦无辈份之分。因此，同行诗友以及年轻的诗作者、读者都很敬重这位良师益友。

而韦丘对于自己，常常解剖得不留情面。《诗坛学步从头说》和《前言后语》两辑文章，颇见他对自己诗艺探索要求之严。他回顾三十年创作历程，倾诉了自己的迷惘——探索——突破的苦和乐，更是淋漓尽致。“迷惑”、“弯路”、“因袭的重围”、“敝帚自珍”之语，概出于自责；甚至对自己过去出版的诗集，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其不足。我想，韦丘这样做除了自然露其本色之外，还有两点用意：一是竭力抛弃自己的不足，寻求新的突破；二是让年轻人

前车可鉴，少走弯路。

由于有这种为人的良好品格和为文的良好出发点。所以韦丘的诗论多是“给予”。他每有发现，便和盘托出，点滴“奥秘”，也公诸于众。对自己的“专利权”概不留一手。他最推崇的是诗的“真”（认识价值）、“善”（教育价值）、“美”（审美价值）。他以为抓住了这三个字，就抓住了诗的靈魂。他把“敢怒敢歌真铁笔，无私无畏自文章”，作为创作的座右铭。走过漫长的诗歌创作之路以后，韦丘确信：“坚持生活是‘源’，可资继承和借鉴的中外古今优秀的文艺遗产是‘流’；也不能以续承和借鉴代替自己的创造，更不应该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如果把他的创作和诗论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韦丘诗创作步步突破的投影便化作了他的诗论。他写了不少好的古诗词，也深知古诗词之长。于是有“以古诗词之长，攻我们之短”之说：“古诗词有其精练之长，可攻松懈、散慢、啰嗦之短；有蕴借、含蓄之长，可攻一直说去，不留余地之短；其造境深且远，创意高且新之长，则可攻肤浅、平庸之短；其音节和谐、铿锵动听的韵律，正可攻拗口结舌，诵不成声……”（《拐弯有感》）。当然，他也注意挣脱一些旧传统手法的束缚，接受西方包括现代派在内的名流派的表现手法，使他的诗突出“因袭重围”之后，进入“豪、旷、放”的境界，这样一来，其诗论也渐渐显出“博采诸家所长”，兼收并蓄的豪爽旷达。

近年来，中国诗坛十分热闹。“流派”丛生，众说纷纭。韦丘静观默察之后，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保持沉默。他

就“自我”、“形式”、“意境”、“创新”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如何表现“自我”方面，韦丘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他主张艺术上要发展个性，禁止“我”，是压抑了艺术个性。这个性“包括作者所塑造的‘抒情人物’以及各个作者各自不同的修养与阅历，感受与见解，风格与气质……等等的多方面的因素。”作品必须通过“个性”反映“共性”，通过“特殊”表现“普遍”。但必须注意这种“个性”应当具有“共性”的本质，不能滑入个人小圈子的“自我表现”、无病呻吟中去。关于意境，韦丘剖析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傅天琳的《血和血统》两首诗，说明“情与景、意与境的交融”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效果是需要作者去再创造的。“‘意与境’碰撞击起了感情的火花，融成一体，诗便达到了‘意境融切，出声音之外，乃得真味’了”。对于其它艺术手法的论述，作者也能多举创作实例，层层分析，很有说服力。韦丘在创作和读大量诗稿中，把偶有所得写成“诗品”发表。琐录短章，言简意赅。如他主张写诗如淘金“挖掘千百方泥土，淘洗千万次”，乃得微金砂，再冶炼乃真金。他把写诗喻为酿糯米酒，“发酵”是思索，再“酿”而得酒。这酒便是我们所追求的诗了。他告诫自己不要把事物“磨去棱角”；主张诗歌“走出那条人造的、心造的狭窄胡同，面向新的时代，面向广阔天地”。

读过《寻她千百度》这本诗论的人，既可以咂摸到诗人良好的人品和诗品，也可以看到他“寻找”诗神之“痴”，探索诗路之勇，偶有所得之喜。或者还会因此而意识到这么

一点：诗人应当不断审度自己，提高自己；在艺术上的苦苦探索之后应当有对自己艺术特点的把握和卓见确论的阐发。这需要透过扑朔迷离的表象，揭示诗人的作品和思想实质，作理性的升华。

如果就这方面说，这本诗论集略嫌不足的是理性的提炼不够。诗艺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古今中外诗论极多，作为诗人的韦丘还来不及较全面地论述（这方面是不能强求的），并有意识地增强理论色彩。一个苦心追求创作的诗人不可能如同诗评家一样在诗歌理论的探讨上做到博、精、深，独树一帜。

当然，诗人重视理论探索是应该的。倘能在不断地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有意识地理论化一点，从理性的高度认识自己或他人的创作实践，无疑对诗创作的突破是有更大帮助的。

感谢韦丘同志让我在这样的位置上讲了这些读后感，错漏在所难免，盼谅解。就把它当作小序吧！

1988.4.17.夜凌晨二点

在生活点高要县



# 目 录

## 诗坛学步从头说

- 一 我是怎样做起新诗来的? ..... (3)
- 二 在传统的海洋拾到一只贝壳..... (4)
- 三 共治一炉的尝试..... (7)
- 四 要形式, 不要形式主义..... (10)
- 五 弦外之音的探索..... (12)
- 六 “意境”的追求与探索..... (16)
- 七 诗中有“我”与“表现自我”..... (20)
- 八 观念更新与审美价值..... (30)
- 九 永不停步..... (38)

## 关于诗的通信

- 给海雁..... (51)
- 关于诗的几个问题答读者问..... (61)

致三泰(之一).....	(68)
致三泰(之二).....	(74)
致孙伦.....	(83)
致雁翼.....	(89)

## 诗品

构思一例.....	(95)
贵在创新.....	(97)
有感无题.....	(99)
拐弯有感.....	(103)
被人嫌处只缘多.....	(105)
学诗三题.....	(108)
发酵.....	(112)
诗话四则.....	(114)
选材与剪裁.....	(116)
诗余漫笔.....	(119)
学诗偶拾.....	(123)
老话重提.....	(125)

## 学诗札记

战士豪情咏桂林.....	(129)
绿, 春风的足迹.....	(133)
一颗新星.....	(144)
此山·此水·此人.....	(157)

沿着新的轨迹，飞旋·····	(168)
反求诸己·····	(177)

## 前言后语

来自生活的海洋·····	(185)
《心灵的彩翼》序·····	(189)
《青春和爱情的故事》后记·····	(197)
《万水千山总是情》后记·····	(208)

# 诗坛学步从头说



## 一 我是怎样做起新诗来的

我原是一个军队文工团里的创作员。年轻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时，曾经热衷于做新诗。但后来回到军队从事文艺工作，为了战争的需要，便弃诗从剧，同时也为配合任务，继续写些歌词、演唱和快板。

全国解放后，到了1955年从军队转业到《作品》编辑部当编辑。那时编辑部的人手不多，除理论稿外，我什么稿都看。一个偶然的机，我被提拔为诗歌组长。

那时编文学期刊，非常注重紧密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1956年《作品》编发第七期稿，主编发现没有纪念“七一”党生日的作品，让大家分头从来稿中去搜索。我翻出了一首歌颂党的诗，便送去给主编审阅。主编看后觉得还可以，只是长了一些，艺术性差一些，便让我去加工修改。我开了一晚夜车改了出来。主编看后说，改得不错，发了头条。不久，他便对我说：以后你就当诗歌组的组长

吧。

于是，我便当起诗歌编辑来，一直当到十年动乱开始。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仍然在编辑诗歌。

当时我想，现在虽然是重温故业，但毕竟生疏多时了，而且形势在发展，要当好一个诗歌编辑，必须从头学起，便又做起诗来。

有人说我做诗是靠“大跃进”起家的。这话不假。1957年反右之后，提倡人人都写民歌来歌颂“三面红旗”、“钢铁元帅”和水稻亩产六万斤，歌颂“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

我那时才不过三十多岁，又具有文工团写歌词和快板的“功底”，加之主要的是我真正相信了当时那些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的表面现象，真心实意地盼望一觉醒来就可以踏“天梯”，过“金桥”到达共产主义。由此，便出自内心地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冲动与激情，确是又快又多（决非又“好”又“省”）地写出了、发表了“广告诗”、“街头诗”以及迅速反映当前政治任务的诗来，1979年还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红花集》。从此，诗人的桂冠便荒唐地带在了我的头上。

## 二 在传说的海洋拾到一只贝壳

六十年代初，我在寻求自己的突破口。

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之说，使我仿如在迷途中看到了路标。于是，我读了许多民歌，包括一部分新民歌。但是，我更专注的是去品味我国的古典诗词和阅读当时能搜罗到的历代各家的《诗话》与《词话》，并且做了厚厚的一本笔记。

我开始了模仿。

1962年去西樵山旅游，有空便想做诗。摊开了稿纸，又不知写什么好。忽然想起头一回见到的丹桂（朱红色的，象一颗颗小珊瑚珠子），于是便做起诗来。现在还记得这样两句：

窗前一阵桂花雨，  
佳句点朱圈。

“文革”遭难中，曾自我批判它是“思想浸透了封建士大夫的毒液”云云。现在看来未免过火，但也不无“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也确实看不出作者到底生活于哪朝哪代。

模仿了一阵子，又觉到古典诗词那些严紧的格律太不易学了，诗还好学一点，懂得平仄就可以勉强对付；词呢，要讲四声，束缚太大。继而想到：前人有“自度曲”，即不按已有词谱来填词，而是自己另搞一套。前人都有，今人为什么不能？于是便实行“自度”起来。这种想法也许有点狂妄，但现在看来，自以为是符合上引毛泽东同志那段话中所着重的“发展”二字精神的。实践的结果，六十年



代写过的诗，至今还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大概只有一首《瀑》：

碧玉溪，  
清水泉，  
环山绕石，  
迂回曲折，  
潺潺要下平原。

峭壁巉岩拦去路，  
一怒化作龙泉剑。  
劈开山，钻破石，  
直泻深潭。

纵使粉身碎骨，  
也是珍珠宝玉，  
向阳飞溅。  
瑰丽雄奇非素愿，  
只为灌溉平川万顷田。

这首诗所以能给读者留下印象是有原因的。

首先，它不拘泥于某一种传统诗词的特定形式，但又能把古典诗歌与民歌共冶于一炉，并不生硬。其时，开始学会了融情入景，借景抒情，表达出一种坚定的追求意志和自我牺牲的壮美。要说明的是，这情与志，并非仅指自